



Dreaming
Alone,
Loving
Alone

天
宫
雁
作
品

一个人的 梦想守望。

不是别人都这样活着
所以我也要……

最激励人心的青春偶像剧 纪念我们纯真却执拗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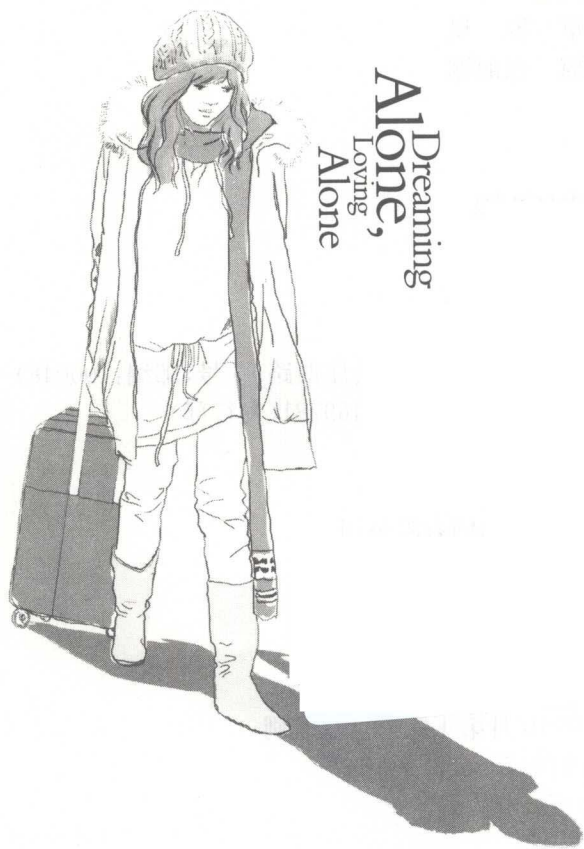
《STORY 100》《ALICE》《花溪》金牌写手天宫雁最新作品
献给每一个固执、桀骜却仍有梦的孩子
即使头破血流 也要轰轰烈烈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一个人的 梦想守望。

天宮雁 作品

Dreaming
Alone,
Loving
Alon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梦想守望/天宫雁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20-598-7

I. 一…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6698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 青春小说

作 者:天宫雁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

策划编辑:一 草 罗 岚

装帧设计:熊 琼 张丽娜

一个人的梦想守望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李 刚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 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598-7

定 价: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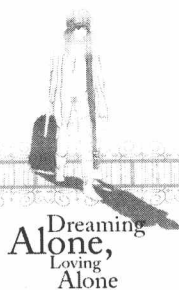


仙度拉游戏。规则是：连续三百六十五天给一个陌生人写信，愿望就会实现。这名字来源于一个赚人热泪的偶像剧，名字很拗口。

沙石许愿瓶。所有的愿望都是沙子做成的。许好了愿望，就抓一把沙子放进漂流瓶里，当瓶子被扔进大海，沉下去，撞击到岩石而自然破裂时，愿望就会实现。

你看，这是关于愿望的故事。你愿意相信愿望能实现吗？

很多人长大后就不愿意相信了，于是就放弃了追逐梦想，或者开始嘲笑他人的坚持。这才傻。在这个人云亦云、所有人都面目相似的世界里，记得：即使头破血流，也要守望独一无二的梦想，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目录

c o n t e n t s

龙卷风女王

缘起：亲吻睡美人 / 007

Episode 1 天堂的耳朵 / 011

Episode 2 夏末萤火虫 / 027

Episode 3 神秘公主裙 / 043

Episode 4 驴耳朵国王 / 059

Episode 5 星星许愿池 / 076

Episode 6 蜗牛与玫瑰 / 092

Episode 7 迷失玻璃鞋 / 107

Episode 8 美人鱼歌声 / 122

Episode 9 诺亚的方舟 / 137

Episode 10 红帽小姑娘 / 153

Episode 11 快乐小王子 / 168

Episode 12 晚安仙度拉 / 183



一个人的梦想守望

缘起

Episode 1 给我一杯水 / 202

Episode 2 爱他还是爱他? / 210

Episode 3 偶像剧和生活, 哪个比较真实? / 223

Episode 4 回到南方, 无法逃离 / 237

Episode 5 没有幸运的人就会徘徊 / 247

Episode 6 二月十三号, 能不能到此为止 / 255

Episode 7 停顿在医院的漂流瓶 / 265

Episode 8 它不是喜剧 / 275

缘去



龙卷风女王

如果神给你任意一个愿望，你会要什么？

危机！分！ 说：让我多睡一小时，一小时就好……

神奇天狼星 说：我要当神。

我爱棉花糖（谁敢说我不肉麻，谁说我跟谁急） 说：我会想变成一朵云，一朵幸福的白云。

皇太子驾到 说：要爱，怎么用都用不完，绝对忠诚的那种。

D版星人（儿子，你爸说他只想你不想我，呜……） 说：许多免费书号。

一分钱（出粮出粮，快点出粮，等待出粮，给我出粮） 说：你得给我一两天时间想想……

kite 说：一条羊毛的大红围巾，原价五十五，打折十五。

叶律花音（天气超好，适合谈恋爱） 说：我要学会飞。

祖常老爷爷（其实我是个好人） 说：希望认识个可爱的女孩子。

谭谭（感冒中） 说：健康。

性急的罗罗 说：每天都可以很开心吧。

陆夏实（不在公司，有事打移动电话） 说：钱。

钟家的小妃（不在地球，有事也别找我） 说：我要一切重新来过。



缘起：亲吻睡美人

羊的礼赞 说：如果神给你任意一个愿望，你会要什么？

危机！分！ 说：让我多睡一小时，一小时就好……

极罗罗：十一岁那年，我许了第一个非常认真的生日愿望，希望自己无论面对怎样的男生，都能不再脸红结巴，轻松应付。后来那愿望实现了。

那年夏天，wands 解散了。顺便开始流行七分裤，和“仙度拉游戏”。

规则是：连续三百六十五天给一个陌生人写信，你的愿望就会实现。此游戏来源于一个赚人热泪的偶像剧，名字很拗口。

那阵子，高中女学生信纸需求量不断上升，学校附近的百货公司生意大好。只是，持续的时间很短。由于要求“连续三百六十五天”，大多数人偶尔忘记了，少部分信被陌生人连带责骂的话一起返回来，凡是这样的状况都

要重新开始，有些人反复几次终于厌倦了。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位置的钟小妃是第一个放弃的，而坐在她旁边的极罗罗坚持了好久。久到七分裤已经过气，她却仍然在写信。

“这死女人到底在写给谁啊？”钟小妃一直想这么问。

极罗罗的歌声很赞，功课也不差，虽然戴牙套，但性格讨喜，又是体育全能。她身边总有一群人围着，简直像太阳与卫星。光芒四射的环形轨道就从钟小妃身边绕过。她右侧半径八十公分内永远热闹无边，老师也将那里视为重点关注区域，钟小妃完全没有偷懒的空当。她对此很恼火。

“我的高中生活就是被那个死女人给毁掉的。”她这样总结。

由于对那位“太阳小姐”有诸多不满，所以信“到底是写给谁”，直到毕业，她也没有问出口。

Avril Lavigne 开始走红那一年，极罗罗高中毕业，进入预期的大学，广告系。牙套拿掉了，头发剪得很短，仍然是太阳，身边还有卫星。仍在写信。

“这根本就像吸毒一样嘛。”她说，“想停也停不下来，养成习惯就难戒掉。可见人啊，真是不该轻易染上任何习惯。”于是她想起高中时代邻桌的钟小妃，写了三天，只三天，之后把笔一丢就算结束。

“说放弃就放弃，你是恒温动物来的吗？”极罗罗的好奇涌到嘴边，但碍于对方全无善意的目光，只张张嘴就把话咽了回去。“那女生到底是处事洒脱还是习惯放弃”这个问题，到最后也只能憋在心里。极罗罗感叹：同一件事，有人可以做三天，有人可以做三年。写了三年的信，她却仍然不懂习惯与任性区别在哪里。而且，也早就忘了当时许的什么愿。

三年前的夏天，在阿透阴凉的车库，她坐在黄色 Jaguar 的车盖上，看着



满身油污的他修理零件。

“透啊。”她突然出声。

“嗯？”

“如果你要连续三百六十五天写信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而且确认他会收到，信又不会被退回来，嗯，你觉得写给什么样的人比较好？”学生裙被夏日微风轻轻吹起，极罗罗拨弄着无数条辫子，企图得到多一些注意力。

阿透表情专注地工作，似乎忘记要应声。一刻钟过去，他扔掉扳手：“死人。”

极罗罗眼神闪烁：“透，你真聪明耶！”她跳下车，“谢谢！拜拜喽！我回来之前，不可以偷偷和 Jaguar 出去约会哦！”

透看着她离去，跳动的学生裙和数不清的发辫渐渐蒸发在刺目的阳光里。

竟然真的去写给死人么？男生这么想着，皱了下眉头，转身走向阴影里。

三年过去，仍然保持原状的，好像也只有写信这件事了。极罗罗想。

穿过拥挤的街道，女生骑着脚踏车飞驰，凌乱的短发迎风飞舞。车子蹿入疗养院大门，冲进停车处，照常发出与栏杆的激烈碰撞声。红白相间的短裙先跳出停车处阴影，随后像小弹珠一样弹进大楼。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从一楼响到二楼，停在尽头的房间。

屋内一片宁静，东南角的床上躺着沉睡中的少年。枕边的灰色盒子里挤着很多明信片，写着除了日期以外千篇一律的问候语。女生站在床边凝视半晌，从淡粉色手提包中拿出新明信片放进盒子——今天是六月十八号，星期六，你躺在这里的第四千二百五十三天。今天你还好吗？

女孩俯下身去，在少年耳边低语：“又是我来看你，我是极，罗，罗。”

做完这些，她放心地离去。



沉睡的少年毫无反应，好像寂静的午后，只是平凡多了一下关门声。

窗外阳光耀目，不远处树上的蝉叫声依稀传进了少年耳里，但又立即消逝了。

偶尔有小鸟落在窗外，触碰玻璃窗的声音沉沉的。

盒子里漫溢的卡片摇摇欲坠，顶端的一张不慎滑落，跌在黑发的边缘。

我，来，看，你，我，是，极，罗，罗。

我，是，极，罗，罗。

男孩子睁开了眼睛。



Episode 1 天堂的耳朵

羊没吐气 说：如果神给你任意一个愿望，你会要什么？

神奇天狼星 说：我要当神。

“哈啰，这是钟小妃的家，我目前不能接听，应该正在汤姆·克鲁斯床上……快点留言！不要讲太久，说重点，电话费很贵。就这样。”

祖常握着电话，额头浮出阴影。提示音响过十五秒，还是没人接。他关上手机，专心开车。

大约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某天，祖常坐在公园喷水池边等女友。对方照例迟到，快要闭园还未赶来。

初冬的风稍稍刺骨，园内游客散尽，他收紧风衣四处张望。

一个仍穿着夏日学生裙的女生蹲在长方形喷水池另一端，专心致志地看着池底。喷起的水柱挡住了他的视线，祖常正好奇她要做什么，只听她扑通一声



跳了进去。

他飞快跑过去，一脚踏上水池，伸长手臂将女生扯出水面，自己则因惯力跌在地上。

白衬衫和红黑格制服裙湿透了，女生站在及腰的水池中怒视祖常：“你做什么？！”

“我……刚刚救了你。”说出这句话，又见对方愤怒的眼神，他一时间有点不确定自己的结论。

“救你个头啦！谁会在喷水池里自杀啊？”女生瞪眼。

这样说好像也对……祖常尴尬地起身。

公园管理员及时赶到，询问事发原因。

“是这样的……”

“吵架就吵架，竟然把我推进池子里，太过分了！”女生先一步抢白。

这怪女人到底要做什么？！祖常目瞪口呆。

这样的解释自然招人侧目，但知道是情侣吵架，管理员悻悻地走开了。

手机在这时响起，他走到一旁去接。小麦说临时要见家长，抱歉不能赶来。

这天本是他计划了一个礼拜的求婚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虽然和身后那只落水狗无关，但他仍忍不住把两件事都怪在她头上。他叹气，再回身已空无一人，大片水渍从水池延伸到地面，又向公园门口蛇形蔓延。

他小跑跟上去。

“你……”

“你有车吗？”女生头也不抬地拧着衣服上的水。

“我……”

“送我回家吧……”

“呃……”

“我总不能这样子去挤公车吧？”



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他只好答应，乖乖替她打开车门。她毫不客气一屁股坐进皮椅，跟他说出一个地址，彻头彻尾的大小姐派头。

算了，不要计较，高中生本来就是超自然物种。他想。

正值下班时间，市中心严重塞车。女生的指节不耐烦地敲着玻璃窗。虽然知道和超自然物种没有共同语言，男人还是打破尴尬的沉默：“咳……所以，你刚才为什么跳进池子里去？”啧啧，真是个糟糕的话题，他立刻察觉。

女生望着窗外：“那是许愿池啊。你没听说过么？”

“就是把硬币丢进喷水池愿望就能实现？”……果然没有共同语言。

“对啊，”她“啪啪啪”按下所有按钮，把暖气开到最大，“每天有超过一百五十个人投钱进去哦。我有专门数过。”

还真闲啊。他想。

“可是，就算再虔诚，也不能自己主动跳下去吧？”

“才不是呢！”摆弄完空调，她开始换电台，一个个按下去，每个声音持续不到一秒。

“……是去偷硬币？”

“我看起来像吗？”

很像啊……但和外星人争吵太蠢了，他选择沉默，假装在关注路况。

“我是曾经许过愿，但是不灵，所以我去把硬币拿回来！”

咳……

他再次转换话题：“你还没说自己的名字。我姓祖。”

“钟小妃。”她回答完，不再摆弄按钮，缩到窗边去。

到达目的地，车刚停稳，女生就丢了句带着鼻音的“拜拜”离去。车门被甩上前来巨大的阿嚏声。

他目视她抱着肩膀缩着脖子走进某栋建筑，正打算离开——突然发现右车窗上有一大块哈气，上面写着“钟小妃”三个大字，并附赠自画像一幅和心形

图案两枚。

……就算你不写，我也不可能会忘记你吧。祖常揉揉太阳穴，转出这条街。

结果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得一个人，睡不着，也醒不来。

钟小妃脑中闪出这样一句话，紧跟着就惊醒了。

门铃持续作响。

她抓抓鸡窝头，顺手披了件白衬衫，磨磨蹭蹭去应门：“不要再按了！叉的！再按就叫你付电费！”

前往大门途中要经过昨天的比萨盒、前天的蜜桃罐头瓶和连日来的啤酒罐，路途艰难，门铃又持续响了一分钟。

“死人啦！”她转开锁，走回卧室。

窄小的卧室，king size 的床占据三分之二。枕头掉在地上，床单脱离了床垫。茶几七扭八歪地站在墙角，椅子倒立在茶几上，吉他躺在门口，琴颈在床底下，一只塞满了各种纸张文件的箱子代替床头柜摆着摇摇欲坠的台灯。

祖常好不容易找到一块没有垃圾的净土。他决定站在那儿等，至于那震后灾区般的卧室，他连看也不想看到。这间公寓他来过不下百次，但每次它都会乱得更加登峰造极。

“她本身大概有繁殖垃圾的功能。就算你把她丢在无人岛，过几年回来，那里也一定变得像刮过几百万次龙卷风一样。”祖常这样评价钟小妃，“给她一个苹果，正常人都会一口接一口吃，她却偏要东啃一口西啃一口，啃过之后还会嫌自己啃得不漂亮，然后就不吃了，放在那边，又多了一块垃圾。”

在床上搜索未果，女生语气十分不悦：“钟小杰！你睡到哪里去了？！”

床角的被子蠕动了几下，高举出一只小手臂，同样顶着鸡窝头的小男孩坐起来。他眨眨眼，对门口的男人打手语：哥哥早安。

“早安。姐姐考试要迟到了，小杰快点。”



“好！”小男孩跳下床，东倒西歪地跟姐姐跑进洗手间。

祖常忍不住叹气。

这栋公寓离市中心有段距离，租金便宜，门口就是公车站。房子十年新，结构很好，但偏偏钟小妃的单元就像随时会塌陷。在屋内行走，常会听到罐子倒了、盒子飞了或瓶子碎了的声音。他甚至错觉他只要伸出一根手指戳戳墙壁，下一秒钟四面墙就会应声倒下。

一年半前，他刚和在幼稚园工作的女友结婚。一天正要接妻子下班，远远看见有人推着婴儿车向自己飞奔，经过他时扫起一阵风。炎热的夏天，女生穿着细肩带淡蓝连衣长裙，裙角被挽起到大腿扎了一个结。车内幼儿一岁左右，眯着眼睛，不知在睡觉还是晕车……

结果——自己和飞车女要找的是同一个人。

祖常走进妻子的办公室时，飞车女正在办理登记手续。

“啊——”她看到他时表情惊异，伸直手臂直指他的鼻尖，“祖——”

看清钟小妃的脸，祖常的记忆被唤醒。他本不想与这疯女人相认，但不幸被认出，只好打了招呼。

后来，钟小妃仍不安分。每周的交接日，她常迟到一两个钟头。一次到黄昏还不见人影，小麦和祖常打算把小杰送到联络簿上的地址去。车刚驶出大门，只见疯女人穿着麦当劳的服务装狂奔而来，跑到车子跟前，伏在引擎盖上粗喘。

“谢——谢谢喽，不好意思来晚了。”她朝夫妇俩用力欠了个身，抱过小杰离去，“乖乖乖乖，吃糖。”她从围裙口袋中拿出棒棒糖塞进弟弟嘴里，“等等，小孩子吃糖太多会蛀牙，不许吃！”她又把糖抢过来放进自己嘴里吃了。

“有那样的监护人还能活下来，可见小杰的生命力很顽强吧。”小麦总结。

除了麦当劳的工作，钟小妃还另有五份兼职。只是对于这些阴暗面，别人不问，她绝对不提。说她不懂语言艺术，不如说她懒得抱怨。在她的人生哲学里，重复作业都能省则省。这些事也包括写信和整理房间。所以，钟小妃至今仍住

在台风过境的难民营一般的公寓里。

小杰洗过脸，拍拍肚子表示饿了。

祖常在冰箱里发现两打未开封的啤酒、吃剩的比萨和几块面包。

好差劲的难民营……

三分钟后钟小妃穿着招牌超短裙破门而出，带着小杰一路跑下楼。祖常跟在后面，提醒自己等下要带可怜的弟弟补吃早餐。

“今天我要顺利通过！”一大一小坐上副驾驶席，“跟我说句顺利吧。我要一路杀进决赛去！”

“嗯，顺利顺利。”祖常敷衍，油门踩到底，BMW 蹿了出去。

这时，公寓楼对面的车站前，与钟小妃穿同一款短裙的女生，正边看钢琴谱边吃三明治。她不满 BMW 飞驰而过带起的无数灰尘，高举琴谱挡住脸。

电话响起，她心不在焉地接听。

“罗罗？我是华音。”

“啊，早安。”公车来到，她刚好解决掉早餐。

“嗯嗯，今天的比赛加油哦，比赛顺利！一定通过！”

“谢谢喽。”

公车向与 BMW 相反的方向驶去。

钟小妃：我一辈子的倒霉事全都聚在一起，发生在十八岁的冬天——哥哥不在了，大学落榜了，我怀孕了。我想我干脆死了算了。可后来我又想，不能就这么便宜了那些一百块吃到撑死的自助餐厅。

“钟……小……妃。嗯。你有什么特长吗？”

“哭算吗？”